

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

785

主編
虞和平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文教·文藝

同鄉們

童子警探

文人國難曲

倭營歷險記



大象出版社



同鄉們
童子警探
文人國難曲
倭營歷險記

虞和平 主編

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

785

文教
文藝


大象出版社

翼 天 張



同 鄉 們



文 季 叢 書 之 一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文季叢書之一

同鄉們

張天翼

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3333333333333333

有所權版

印翻准不

3333333333333333

文季叢書之一

同鄉們

中華民國廿八年四月
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一月

初版
再版

著者

張天翼

編輯者

文季社

發行人

吳文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山西路慈豐里

定價國幣六角

目 錄

夏夜夢·····	一
侶 伴·····	四三
同鄉們·····	七五
陸寶田·····	一一五

夏夜夢

地上到處都蒸出悶人的熱氣，叫我們覺得牠在那里懶洋洋地上升。天上的星星似乎給燻得很不安：躲躲閃閃地震動着。

偏東一顆流星一滑——彷彿就掉到了隔壁院子裏。烏藍的天空上畫着一道雪亮的弧線，立刻就看不見了。

筱芸芳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『一個星宿落下來了。』

她歎了一口氣。

兩位客人還沒有走：史六少爺老盯着她，靜靜地坐在竹床上抽煙，好像在等着什麼似的。他左手時不時抹一下光油油的頭髮。

「史六少爺可也是個星宿。」筱芸芳想。「大學堂又畢了業，家裏又有錢。他幹麼不做點兒事呢？」

差不離每晚——總在青雲閣瞧見史六少爺，總跟廬山照相館這位小老板在一塊兒。散了戲就得悄悄地來這兒坐這麼個把鐘頭。他們談着世界上許多事：她不大聽得懂，可是很愛聽。

那位小老板把下嘴唇很難看地往外笑着，顯得天地萬物都叫他看不上眼的樣子。他癢着一口怪吃力的北平話：

「老三你看見顧曲小報嗎？昨天登了你姐姐一個照片——「筱芸豔」嚇了不得！老三，我們給你拍個美術照去登畫報，好吧？登畫報——比你姐姐——更抖！不好嗎？」

「畫報——有許多女學生的那個啊？」

她瞧着天上的星星出神，又輕輕加了一句：

「她們都是有福氣的。」

師傅坐在小板凳上，拿芭蕉扇在腿上輕輕拍着，他祇要有客人在這里，就老是提起從前的事。背越來越駝，彷彿肺裏的氣已經給抽光了——可還要掙扎着迸出幾句話來。

『早先哪——嗯，夠多熱鬧。朋友誰不巴結我吃的喝的玩的樂的全是我的。學學戲，玩玩票，店裏的事我一點兒也不用管。後來店倒了我還不知道。』

史六少爺問：

『那時候你家開的什麼店？』

『祥昌泰嘛。誰不知道，』師傅低着腦袋，好像祇是對白個兒說的。『這皮貨號在我家裏開了三代，可給我玩倒了。』

他停了停嘴，大家靜靜地聽着蚊子叫，他沒聲沒息地噓了一口氣。

『一個玩票的可萬不能卜海。玩票的時候誰都捧你，一下海就完了。我那些個朋友——誰都不什。你窮了，賣嗓子了，就誰也不理你了。』

不過他聲調裏一點怨氣都沒有，祇吃力地抬起了他那張瘦臉，屋子裏的燈光打窗子射

出來：瞧得見他眼睛裏一汪淚水，給照得亮晶晶的。

筱芸芳從小就叫他『老老』。她記不上到底是他自己愛這個稱呼，還是媽媽要她這麼叫的，於是她歎一口氣說：

『老老，別說這些了罷。』

這些雖然不十她的事，可是不知道爲什麼，她一聽他談到——就老實想要哭。

老老可又替筱芸芳不平起來：她爸爸生前是個在旗的將軍，封了英勇巴圖魯，女兒現在可在賣唱。

蚊子有氣沒力地哼着，跟生了病一樣。遠遠地有人在唱着見娘的哭板，來了一遍又來一遍：可辨不清是哪個姐妹。聲音好像是給壓出來的，又給什麼堵住了，聽來悶得氣都透不出。筱芸芳瞧着天上，老遠地想了開去。銀河顯然給熱氣蒸得融化了，瀉成了一條淡淡的白影子。

『牛郎織女在哪兒呢？』她挺認真地問着。『玉皇大帝幹麼就這麼狠心呢？』

老老趕緊打斷了她：

「別胡說八道，這孩子……唉，你媽媽還不回來。」

他聽着那悶悶的唱聲，把腦袋搖一搖又垂下去：

「她們誰也不愛惜嗓子。嗓子唱熱了還儘唱。」

史六少爺摔了烟屁股，突然衝着筱芸芳問：

「你本來姓什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我祇記得我爸爸——」

可是她很模糊：連自己都摸不清這是做夢，還是真的有這麼一個爸爸。他頭髮披在後腦上，腦頂上可剃光了一塊，像唱黑頭的一樣。她給賣到一個女，人手裏，她還記得她滿嘴的黑牙齒。然後又轉到現在這媽媽這里。那時候她祇六歲。

她想：她爸爸是幹什麼營生的呢？也許他也歎在這個城裏，還到青雲閣去喝過茶。

等師傅走開了一會兒，史六少爺又提到那句常常說起的話：

「真的。老三你想不想進學校？」

他抹抹頭髮，又轉向那位小老板，沉思地說起來：

「老三這孩子真聰明，不讀書真可惜。十六歲上學並不算遲。我呢——別的不說，這件事我總可以極力設法幫忙的。」

這件事——筱芸芳覺得可以辦到，可是又覺得這是很遼遠很渺茫的東西。她胆怯怯地問：

「那麼——媽媽呢？」

前一進院子裏響起了笑聲吵聲。一個男子漢溜着小嗓子在唱大補缸：「聽就知道是那大蘿蔔。一面唱一面走進這院子裏來，後面跟着劉小奎。」

「大蘿蔔，大蘿蔔，」小老板叫。『不要唱了，給我去拿兩瓶汽水來罷。』

小老板跟大蘿蔔那幫人混得很好，就在戲院裏跑出跑進不用打票，茶館飯館裏都怕他恭敬他。他常常說：

『不要看他們流氓，倒真夠朋友哩。』

劉小奎一來，這兒可就熱鬧了。她又是笑又是嚷，老愛談些別人的事情。她告訴大家——
楊美琴因為招待客人給警察抓去了。女叫天一等她媽媽到上海去了，她就倒了嗓子。

『她媽媽說的：「我三天就回來。你安份些。要是你倒了嗓子，我就跟你算賬！」現在她急得不得了。』

『怎麼回事呢？』筱芸芳很耽心地插嘴。

那個在她耳邊搗了一會鬼，她臉紅了起來：

『呸！瞎說！』

那兩位客人走了之後，師傅點着一段烟屁股抽着，一面咳嗽着。

『史六少爺這種人——』他搖搖腦袋。『現在你年紀青，他捧你。往後你真唱好了，他們可就誰也不來理你。他們呀——誰都是這麼回事。』

筱芸芳聽了一會什麼，偷偷地說：

「他說給我念書……」

「別說了別說了！媽媽聽見了又有一頓好揍！」

他把那捲破蓆子挾到堂屋裏，往泥地上一攤：

「你瞧，那個什麼馬先生——這會兒不是不來了？都這麼回事。唉。」

那個馬先生在個什麼衙門裏當官，臉長長的，牙齒也長長的。眉毛老是皺着，彷彿在熬着什麼創痛。他常常說些莫明其妙的話，一會兒生氣地提高了嗓子，一會兒又平心靜氣的。

「我跟你們賣唱的一樣。都一樣，都一樣。說不定還苦些。我真想要跟你到別處去：躲開這個地方……呃，老三，你能吃苦不能？」

她覺得他這些話很奇怪。可是牠好像一隻溫手窩在她心上一樣，感到了一種暖氣。於是她無緣無故地淌下了眼淚來。

「他真的到別處去了麼？」她想。

筱芸豔已經回來了。常來的王參事他們正在她屋子裏，媽媽也在那邊陪着。那幾個男人

的粗嗓子在拼命嚷着，爭論着他們剛才誰喝得最多。隨後又談到楊小樓。一個帶痰的聲音很吃力地告訴大家：他聽過三十次楊小樓的連環套。

聽着他們這嚷勁兒——叫人覺得這整個世界是他們花錢買下的，要什麼有什麼。有時候他們也忽然想到了筱芸芳：

『老三呢？』

他們都把筱芸芳當做小孩子看。那位蕭老爺還拍拍她腦頂，抹着山羊似的鬍子問她：

『老三你猜我幾歲？』

接着大笑起來。不等她答嘴——就轉開臉子跟姐姐說別的話去了。她是她們的乾爹。不過她怎麼也想不透他是怎麼一個人。聽說他不作官，祇做詩。可是他掏一張名片就能把一個人逮到衙門裏去。怎麼回事呢，這是？

桌上的舊鐘重甸甸地敲了兩下。什麼地方在拉着二胡，聲音顫抖抖地抽咽着。

屋子裏的東西像做夢似地在那裏幌動。她眼睛發痠，老實想要閉下來。雖然她祇坐着插